



擲向桌前的紅筆，顫動著。總想集中精神思考某一件事，空白，一片空白，沒有比此刻更遠離手觸的世界。

字間的人影幌動，骷髏的笑臉帶著諷刺，發出那熟悉而又陌生的癡笑。十一對神經跳躍、緊縮、激奮、癱瘓，感覺開始滯留，停留在那塊撕裂的面孔，一陣陣被鞭割的劇痛。拾起紅筆，想劃出一條「理智」的神經，劃向所謂「光明」的前途。別人走過的路，沒與緻却不得不去跟隨，不在這裏的人只能抱以

憐憫與同情。儘管盡是崎嶇坎坷的路途，來到這裏，沒有人曉得誰走對了路。揩一揩桌上灰塵，抖掉只剩下濾嘴的煙蒂，想一塊「動人」的肌肉。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抽的煙，好像一個朋友掏出來請的，好一個開始。

「T大」的朋友來信，告知另一半已有著落，徵求意見與祝福。讀四年的總快人一著，趕著畢業出國，除了身携「托福」「簽證」，應該還有美麗的新娘。想想一同度過寂寞的單身日子，一個個展翅追尋自己的生命意義，在這裏的人還要應用「Group Therapy」，集體，集體碰撞，抱著僵直的屍體，高喊「身價」，念及此，不禁黯然。細數吳興街的雨滴和泥漬，穿梭於打花傘的人羣和派對裏風鈴似的笑聲，找不出自己的「影子」，有的盡是些忽現忽隱的魅影。

天天懷疑自己腦筋退化，驚於幾隻白髮的出現。年青的想老成些，年老的想返童，矛盾；就像選一張披頭的或貝多芬的唱片，一樣的猶疑加上徬徨。紅筆鉤出了一圈。在旋律中繞圈子的女孩，總愛綻出圖釘釘上的笑容。常使很多人迷失於笑靨，忽視圖釘的刺痛。沈陷得愈深，愈是撫不平往後的創傷，盲目加上衝動，常使我們僅憑一層脂粉和假睫毛，去做無謂的功，好比在舞台上，演一齣沒有酬勞的角色；幕落時，頓覺一腔小丑的悲哀，一臉晶瑩淚珠的油彩，提起紅筆，鉤了一圈又一圈，圈圈的繭，層層天造地設的避難地，圈外是台北泥濘溼漉的天氣。在這方寸之地，沒有喧囂也沒有被奚落的嘴臉，有也只是唱片結束單調的「格格」聲，輕煙的飄浮。伸手緊抓住唯一存在的紅筆，卻找不出它應該著落的地方。

家裏的信攤在桌上的一角，隱隱傳來家人的叮嚀囑咐。沒有人不希望這隻紅筆，在千縱萬橫中劃出一條平直的線，直邁未知的太陽，千「X」萬「X」，猛連不成一條線；千折百迴，終究尋不到陽光。有一種從滑梯溜了下來的感覺，頓覺瞬間衝激的興奮，這是一條充滿誘惑的斜線，佈道大會上說的，「不要追求短暫的刺激，要尋找永恆的喜悅」「信，就得救，有永生」，往往做了良心的「猶大」，口口聲聲要上帝原諒自己，爲了自己所做的自己不曉得。黑線引導的路最令人沈溺。在煙霧迷漫的黝黑裏，啜飲苦澀的咖啡，欲尋一線光，一絲可辨別自己的火，這才知道墜入混沌的地洞，分不清握的是紅筆黑筆。開始有了雨聲，點落在靜謐的心湖，想逃出這愜賦的天牢。再度輕擲手中的紅筆，合起書，拉開窗戶，卻又觸到迎面而來的風，帶著吳興街的雨滴濕氣和泥漬的霉味，和著一股被遺棄的落寞。